

紅與黑

斯湯達爾(Stendhal, 1783~1842)擅用了紅黑兩色，來扮演人生的極致。從一個小城窮人們的財產，到權勢的陰謀，以及寧靜的最後審判，「紅與黑」的故事把人由最初的人生經驗，帶向深刻：把人在道德與功利的激戰表現無遺。





華書

世界文學全集

L022

紅與黑

發行人／林弘志
社 長／張坤山
主 編／黃慧隆
原 著／斯湯達爾
編 選／書華編輯部
管理部／邱瑞菊
發行部／蘇榮泉
出版者／書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臺北縣中和市中正路800號
電話：2231327～9
郵撥：0507053－1 張陳秀梅帳戶
總經銷／學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臺北市羅斯福路三段269巷36號
電話：3946693代表號
郵撥：0578690－5
印刷所／海王印刷廠有限公司
臺北縣中和市中正路800號
電話：2231327～9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局版台業字第2146號
初版中華民國75年元月 定價 300 ；

書華版權・翻印必究

致讀者

張坤山

——經營者的話

文學是人類文明中最珍貴和偉大的傳承之一。千百年來，文學創作已如天星、已似花海。雖然經歷了不計其數的戰亂與世代更迭，而文學仍始終燦爛如昔，甚至因時代的流逝而累積得更豐碩，歷練得更晶瑩。

我從事印刷的工作，已有三十餘年。在這三十餘年中，自有許多無由宣說的艱難與辛苦。但是，每當聽到印刷機滾筒轉動的聲音，我就會彷彿受到音樂的感染一般，湧起一份不可思議的喜悅。作為一個印刷人，忝為文化界的小小先鋒，把最好的文學作品，以最精美的印刷和最合理的價格，呈獻給讀者，呈獻給社會，作為對文化界的小小回饋，一直是我最大的心願。

經過長久的籌備，請益了許多出版前輩，雖然明知前景多艱，但為了實現這份心願，我們毅然決然投下重金，禮聘數位國內知名的編輯及藝術工作者，為我們整編並精製封面，以保護視力的二十五開本，有計劃、有風格地出版文學系列書籍，期望在我們為出版史留下腳印的同時，也給廣泛的讀者和文學工作者，一個更為遼闊的文學視野。願讀者和我們一樣珍視它，愛護它。

「本本皆好書，書書皆精華」就是書華堅持的經營理念，也是我們呈給書香社會的一點點心意。現在我以最誠摯的心情，把這個系列獻給我們的讀者和社會，並謙卑地等候批評和鞭策。

「紅與黑」出版說明

黎烈文

我要報告讀者的是：「紅與黑」的法文原書，至今已有無數種的版本，我的譯稿所依據的乃是比較晚出的「新法蘭西評論」(Nouvelle Revue Française)的「七星叢書」(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版。這版本是根據一八一三年巴黎Levassesseur書局所出「紅與黑」的初版排印的。書末有極詳的附註，指出初版與後來一八五四年經過作者斯湯達爾修改的巴黎Michel Lévy書版的不同字句。而最重要的是：作者斯湯達爾生前曾以「紅與黑」一部送給他的義大利友人布西(Bucci)，那上面又有着作者許多親筆的修改和批註，這部書現在還珍藏於義大利Civita Vecchia市布西後裔的家中。我所依據的「七星叢書」本，曾對照這個寶貴的布西本詳加校訂，作成許多附註印在卷末，以供參考。我翻譯時大都斟酌採用了布西本上的修改。此外我還參照了LawellBair的英譯本，桑原武夫與生島遼一合譯的日譯本。英譯本與日譯本雖都偶有錯誤與不妥之處，但遇到困難的文句，它們對我仍頗有啓發的作用。

書中有許多外國人名、地名、書名、或國人不甚熟悉的故事，我都已一一查明，附註於每章之末；但也有極少數與作者同時代的不重要人物，無法查出，則只好暫時從缺，以待異日的補訂。

總之，我譯此書時，縱不敢說力求完美，但至少已力求忠實。然而疏忽與錯誤，或仍不免，則惟

有留待博雅之士的指正。作者斯湯達爾寫成此書時，預料五十年後方有識者；今我譯成此書，希望比斯湯達爾原著能有較好的命運。如此書能對中國心理分析小說的發展，提供實質的貢獻，則譯者壯歲執筆，皓首垂成的一番努力就不算白費了！

「紅與黑」與心理分析

黎烈文

I

凡是對於西洋文學稍有研究的讀者，一提起心理分析小說，不免立刻會想到法國作家斯湯達爾（Stendhal, 1783-1842）所寫的「紅與黑」（Le Rouge et le Noir）。其實，小說家以心理分析作爲主要的創作手法，並非自斯湯達爾開始，而却具有更早的歷史。就法國文學而論，最早的一部純粹心理分析小說，當推拉·法耶特夫人（Madame de la Fayette, 1634-1693）的「克雷佛王妃」（La Princesse de Clèves），以後接着還有普累服神父（Abbé Prévost, 1697-1763）的「瑪儂·勒斯果」（Manon Lescaut），瑪里服（Mariiaux, 1688-1763）的「瑪麗安娜傳」（La Vie de Marianne），以及較晚出的盧騷（J. J. Rousseau, 1712-1778）的「新哀洛綺絲」（La Nouvelle Héloïse），聖畢爾（Bernardin de Saint-Pierre, 1737-1814）的「保羅與薇吉妮」（Paul et Virginie），龔斯當（Benjamin Constant, 1767-1830）的「亞多爾孚」（Adolphe），塞朗古（Sénancour, 1770-1846）的「奧柏曼」（Obermann）等作品，在觀察與分析人物的感情上各有特殊的成就。但在此一方面承先啓後，發揚光大，影響歐洲近代小說最深最鉅的作者，實爲斯湯達爾，故一般人有時不免誤認斯湯達爾爲心理分析小說的創始者。

斯湯達爾本名亨利·培爾 (Henri Beyle)，生於法國格勒諾布爾市 (Grenoble) 的一個中產家庭，受完中學教育後，投考巴黎著名的理工學院 (Ecole Polytechnique) 失敗，便投身軍旅，參加了拿破崙的幾次戰役，到過意大利、俄羅斯等地。後來脫離了軍隊，轉入外交界，被派往意大利當領事官，在意大利居留多時。他生平最愛意大利，視意大利爲自己精神方面的祖國。斯湯達爾開始寫作時，只寫了一些藝術家的傳記、繪畫史、戲劇方面的批評、旅行印象記、以及一本研究戀愛問題的『戀愛論』(De l'amour) 等等，稍後才寫作小說。他的作品雖不甚多，但幾乎每篇都是成功之作，其中尤以長篇小說『紅與黑』一書爲劃時代的傑構。

『紅與黑』這謎似的標題係代表『軍隊』與『教會』，當兵和做神父是拿破崙帝國時代和王政復辟時代一班有野心的法國青年不同的晉身之階。小說裡面大部分情節據說採自一八二八年二月廿九日『法院新聞』(Gazette des tribunaux) 所載一個與斯湯達爾同鄉的名貝爾特 (Antoine Berthet) 的死刑的案由，因而作者在『紅與黑』的大標題外，另加一個小標題『一八三〇年的編年史』(Chronique de 1830)，這也許是暗示此書具有事實根據之意。茲將『法院新聞』的案由與『紅與黑』的內容提要並列於後，以便加以比較：

『法院新聞』所載的案由是：

法國東部多飛納省 (Dauphiné) 伊仄爾縣 (Isère) 勃朗格村 (Brangues) 有一個名安托內·貝爾特 (Antoine Berthet) 的貧苦青年，父親是村中的蹄鐵匠。這青年身體孱弱，不適合體力勞動，但却賦性聰穎，從小便愛好學問，因而引起若干人的興趣。村中教堂的主持神父曾教育過他，並使他於一八一八年進入格勒諾布爾市的初級神學院；到一八二二年，他因患病不得不離開了神學院。神父又將這青年介紹給當地一位鄉紳米勻 (Michoud) 先生，做了他家孩子們的教師。當時這青年年方二十，而米勻夫人則已

三十六歲；這位米勻夫人似乎是一個輕佻的婦人，於是不久這青年便成了她的情夫。幾個月後，由於一個僕人的告發，貝爾特不得不離開米勻家。他又進了柏萊市 (Belley) 的初級神學院，讀了兩年書。一八二五年，他想進入格勒諾布爾市的高級神學院，却未被收錄。於是他又被介紹到戈登 (Cordon) 先生家去作家庭教師。不久，戈登先生又以未完全透露的理由將他辭退，而這事似乎和一件新的通姦有關；以後貝爾特在法庭答辯時，曾婉曲陳述戈登家的小姐鍾情於他，自行投入他的懷抱。他將自己接二連三的失敗歸咎於米勻家的活動；在寫過一些威脅信以後，一八二七年七月廿三日，當教堂正作禮拜的時候，他向米勻夫人開了一鎗，事後曾企圖自殺，可是米勻夫人和他自己都不曾因此死去。一八二七年九月十二日，貝爾特在重罪法庭受審時，他什麼都不否認。他解釋自己的犯罪是由於米勻夫人對接替他的那位家庭教師過份親密引起了他的嫉妬；他毫不設法為他自己辯護，也不設法感動法官。他被判處了死刑。第二天，他又自白他曾誹謗了米勻夫人。他於一八二八年二月二十三日上斷頭台。

「紅與黑」的內容是：

法國東部佛朗施·孔特省 (Franche-Comté) 威利埃市 (Verrières) 有一個名志利安·索勒爾 (Julien Sorel) 的貧苦青年，父親是開設鋸木廠的木工，他自己也學過木工。這個身體孱弱，但却生性聰明而又充滿野心的青年，因為得到一位退伍軍醫和當地教堂主持神父的賞識，學會了拉丁文，並略通神學，準備日後有機會時成為神父；可是他並非真對宗教具有興趣，而只是想利用宗教達到他攀登上層社會的目的。他私心最佩服的是拿破崙，有機會時，他更願作軍人，成為拿破崙第二。由於教堂主持神父的推薦，當地市長兼實業家雷拉爾先生 (M. de Rênal) 找了他去任家庭教師，管教他的小孩們。志利安從此歷身上流社會，和上流社會的人士一同起居生活。不久，他便憑着驚人的大膽與毅力，使那年齡比自己大了十歲的善良的雷拉爾夫人成了他的情婦。後來因為一個女僕洩露了他們的秘密，他不得不離開這個家庭，由神父介紹他入神學院去當學生。在神學院，他又獲得院長喜愛，不久便隨着院長前往巴黎，並由院長推

薦他做了拉·莫爾侯爵 (Le Marquis de La Mole) 的私人秘書。由於他的聰明勤勉，他很快就得到侯爵的寵信。但他不久又與侯爵的愛女瑪狄爾德 (Mathilde) 發生了關係，並使她有了身孕，迫使侯爵非提拔他讓他成為女婿不可。於是他藉着侯爵之力做了駐防斯特拉斯堡 (Strasbourg) 的騎兵中尉，並改換了貴族的姓氏。可是當他快要和瑪狄爾德正式舉行婚禮時，他舊日的情婦雷拉爾夫人却為一個居心不良的神父所慫恿，把志利安過去和自己的關係以及他的為人種種，寫信向侯爵揭發。侯爵盛怒之下，決意不准女兒嫁給志利安。而志利安得到消息後便奔回故鄉威利埃，趁着雷拉爾夫人在教堂作彌撒時，向她連開二鎗，將她擊傷，因而被捕入獄。但雷拉爾夫人始終總念志利安，傷愈後，竟不顧一切，常去監獄探視志利安，志利安也仍舊和她熱戀如初，對那為他犧牲一切的侯爵小姐瑪狄爾德反而顯得冷淡。最後，這個聰明、強悍、滿懷野心的青年終於被處死刑，懷着悔恨之心登上了斷頭台。瑪狄爾德親自捧着他的頭顱，與他的遺骸一同埋入墳墓；而雷拉爾夫人則在他受刑後三日以哀慟逝世。

我們將『法院新聞』的案由與『紅與黑』的內容提要比較研究之後，當會發現斯湯達爾在『紅與黑』一書的情節的構思上並沒有多費腦力，他只是覺得這個案件裡面的人物適於運用心理分析的手法來描寫，他便採用這一現成的材料，略加修改與增補，藉以發揮自己的分析才能，給那些人物吹噓上生命，撰成了一部影響後世的名著。我們從這裡可以領悟到：情節的構造在一部小說裡面並不怎樣重要，只有作者所用的創作方法才是極端重要。

『紅與黑』全書分為上下二卷，上卷三十章，以志利安與雷拉爾夫人的戀愛為中心，寫至志利安離開柏藏遜 (Besancon) 的神學校，潛回故鄉威利埃，向雷拉爾夫人告別前往巴黎為止。在上卷裡面，作者幾乎完全採用了『法院新聞』的案由，很少改動，只是把一個原來輕佻的米勺夫人寫成了比較嫵雅的雷拉爾夫人而已。下卷四十五章，則以志利安與拉·莫爾小姐的戀愛為中心，寫至志利安被

處死刑，拉·莫爾小姐親自捧着他的頭顱葬入墳墓爲止。這一卷裡面的重要人物拉·莫爾小姐雖然仍是借用『法院新聞』案由裡面那位戈登小姐的影子，但所有的情節大都出自作者的虛構，因此這個人物真實的成份少，而想像的成份多，可以說完全是作者所創造出來的人物。『紅與黑』上下兩卷在這兩大戀愛故事外，還附帶描寫一八三〇年左右法國王政復辟時代貴族與教會人物的腐敗、黑暗、及其自相爭鬭的情形。在純文藝作品內，摻入作者對於政治、宗教、道德等方面主觀的評述，是浪漫主義時代文人的通病。對於不諳法國歷史的人，這幾節也許是本書最沉悶的部份；但其餘的地方却能深深地吸引讀者。斯湯達爾在這書內以一種堅強、簡練的文筆，運用『對話』與『獨白』，或作者客觀的描寫與記述，對每一個人物的性格的發展與內心的變動從事最深刻、最細微的分析和發掘，使得每一動作的來源都歷歷如繪，許多看似不合情理、不可能發生的事，在他的筆下竟成了合情合理、發生得很自然的事，確實令人讀來興味盎然，並且值得後進的學習。

2

『紅與黑』一書中最難寫的人物是志利安，而斯湯達爾在這書中寫得最成功的人物也是志利安。這雖是一個出身平民階級、欠缺教養的青年，但他却生來有着高度的自尊心和無比堅強的意志，他可說是野心與毅力的化身。他與雷拉爾夫人發生關係，與其說是想要滿足他的愛慾，不如說是想要滿足他的『自尊心』(l'amour propre)更爲恰當。斯湯達爾寫志利安與雷拉爾夫人發生肉體關係是由手的征服開始。人類身體除了眼睛與口以外，手是最會傳情達意的工具。作者寫志利安與雷拉爾夫人兩人的接觸，先後不下十餘次之多。茲將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摘錄數段如次：

酷暑到來了，大家慣於在離家幾步路遠的一株大菩提樹下度過夜晚睡前的時光。那地方黑得很厲害。有一天晚上，志利安熱心地談着，他非常幸福地享受着高談闊論——並且是對兩個年輕女人（雷拉爾夫人和她的閨友德爾維耶夫人）高談闊論的快樂；在指手劃腳的當兒，他觸着那靠在一張花園內用的、油漆的椅子背上的雷拉爾夫人的手。

這手很快地縮回去了；可是志利安以為自己觸着人家的手時，便有不讓那手抽回的義務。一想到有一個義務要完成，並且如果不能完成，便得成為可笑的人，或不如說有着一種下劣之感時，所有的快樂便立刻從他的心頭消逝了。

第二天再見到雷拉爾夫人時，志利安的眼光現得和平常兩樣；他像對於一個必須一決勝負的敵人一樣注視着她。……他決定無論如何今晚要使她把自己的手留在他的手裡。

太陽漸漸地落下去，而那致命的瞬間漸漸地近了，這使志利安的心跳得特別厲害。夜晚到來了。大家終於坐了下來，雷拉爾夫人坐在志利安旁邊，而德爾維耶夫人靠着她的女伴坐着。一心貫注着自己要去嘗試之事的志利安，找不到一句話可說。談話失去了生氣。『難道我對於自己要遭到的第一個決鬥也會這樣顫慄和不幸嗎？』志利安這樣想；因為對於自己和旁人毫不信任的他，是不會看不到自己的心情的。

在他的致命的苦惱裡，他覺得一切別的危險都比這好受。他曾多少次希望雷拉爾夫人發生什麼意外的事，迫着她離開花園，回進屋內啊！……別邸的大時鐘報過了九點三刻，而他還什麼都不敢做。對於自己的卑怯感到憤慨的志利安，想道：『在恰恰響着十點鐘的時候，我得實行我在一整天內已經應許自己要做的事，否則我便得跑上我的房內用槍打破我的腦袋。』

過度的感動使得志利安騷亂不堪的那期待和不安的最後片刻過去之後，他頭上的大時鐘在敲着十點。這不能避免的鐘的每一下打擊，在他的胸中反響着，並使他有着一種受到實在的打擊之感。

末了，當十點鐘的最後一下還在響着的時候，他把手伸出，抓着雷拉爾夫人的手，但那手立刻縮回去

了。對於自己所做的事已不十分清楚的志利安，重又將那隻手抓著。雖然他自己也非常感動，但他所抓着的那隻手的冰一般的寒冷，却使他嚇了一跳；他以一種暴力緊握着那手；對方經過最後一次從他手裡脫出的企圖以後，那隻手終於留在他的手中。

他的心裡充滿了快樂，這不是因為他喜歡雷拉爾夫人，而是因為自己解去了一種可怕的痛苦。……

從上面所引的幾段文字看來，我們知道志利安只因為偶然在椅背上碰到了雷拉爾夫人的手，而被她縮了回去，這便使得他的自尊心受到打擊，決定第二天晚上無論如何要使她願意把自己的手留在他的手中，而經過一整天內心的爭鬭，他終於克服了自己的怯懦，冒險達到了目的，佔有了那手。從手的征服，發展到後來雷拉爾夫人反過來握着他的手，讓他在自己的素臂上親吻，以至讓他在半夜闖入自己的臥室而不聲張，便都是順理成章，無足驚異的事了。

同樣，志利安後來和拉·莫爾小姐發生關係，也是由於想要滿足他的自尊心的成份多過於想要滿足他的愛慾。當他收到拉·莫爾小姐第一封對他告白愛情的信時，他忍不住突然叫說：「畢竟，我啊，可憐的農民的我啊，我居然得到了一個貴族小姐的愛情的告白！」而當他再三展讀那封情書時：

一個想頭就像一種發見似的來打擊着志利安，阻斷了他對瑪狄爾德的信札所作的研究，並使他感到加倍的快樂。「我戰勝了克羅亞滋樂亞侯爵，」他叫說，「我，僅僅說些正經話的我！而他是那樣漂亮！他蓄有口髭，穿着動人的軍服；他一直能在非常恰當的時刻找到一句聰明而又漂亮的話語來說。」

志利安有一陣功夫愉快到了極點；他在花園內信步走來走去，得意到快要發狂了。

但他的幸福並不是由於獲得了一個少女的心，而是由於他以可憐的農民的身份得到了一個貴族小姐的愛情的告白，由於他以農民的身份戰勝了一個聰明而又漂亮的情敵克羅亞滋樂亞侯爵。這顯然不

是一個青年的愛情的滿足，而是一個身份卑賤的農民的自尊心的滿足。

當他收到拉·莫爾小姐的第三封情書，說是需要和他說話，要他在當天晚上敲着一點鐘的時候到花園內去拿起園丁用的大梯子，在月光底下，靠住她的窗戶，以便爬進她的臥房，這時他便發生了種種的懷疑，以爲是瑪狄爾德和她的一羣追求者故意設下陷阱來毀滅他，來捉弄他。他已開始整理行裝，決定離開巴黎到外地去出差，甚至連回信都不願寫給她。

可是這個賢明的決定不曾使得他的心安靜下來。「如果萬一瑪狄爾德並無惡意呢！」他把箱子關上以後突然這樣想，「那麼我會在她的眼中演出一個完全是卑怯者的腳色。我是毫沒有什麼門第可說的，我必須具有一些偉大的，能夠兌現的長處才行；沒有響亮的行動來確切證明，那些好意的推測是不中用的……」

他在自己的房間內徘徊了一刻鐘。「否認這事有什麼用呢？」他終於說道；「我在她的眼中會是一個卑怯者。我不單會失去正像大家在勒茨公爵的舞會上所說的那位上流社會的最有光彩的女人，也會失去看到自己犧牲那位生為公爵的兒子、而本人不久也會成為公爵的克羅亞滋樂亞侯爵的那種至高的快樂。這是一位有着機智、門第、財產……等等我所欠缺的一切的可愛青年……」

「這種悔恨會使我一生都無法擺脫，並不是為着她的緣故，情婦到處有的是！正像那年老的董·笛埃格所說：「……可是名譽却只有一個！」而現在明白而又清楚地，我對着首次出現在我面前的危險退却了……」

經過長久的內心爭鬭，他便決定攜帶武器，冒着莫大的危險攀上梯子到拉·莫爾小姐房中去赴約。從以上的引文可以看出：逼着他去冒險的並不是他對拉·莫爾小姐的愛情，而是他不願在第一個危險前面退却的自尊心。他在拉·莫爾小姐身邊度過一夜，第二天早晨離開了她的房間以後：

3

他跨上了馬，緩緩地向麥登森林的最荒僻的地方走去。與其說他感着愉快，還不如說感着驚異更為恰當。有時候蠕蠕在他心頭的幸福感，正像一位在做過什麼驚人的動作以後，立刻被總司令官昇做上校的年輕少尉的幸福感一樣；他覺得自己已被帶到一個無限的高地上去了。昨天還在他上面的一切，現在却已在他旁邊或是在他下面。志利安的幸福漸漸地隨着愈走愈遠的道路而增加着。

這種戀愛成功後的幸福不正是自尊心獲得滿足後的幸福嗎？志利安的兩次戀愛，無論是和雷拉爾夫人的戀愛也好，或是和拉·莫爾小姐的戀愛也好，都是一個身份卑賤的男子和上流社會女子的戀愛，都是一種不平等的畸形的戀愛。這樣的戀愛，在身份卑賤的男子一方面，如果不是得着強烈的自尊心的支持，便很少成功的可能，斯湯達爾特別強調志利安的自尊心的分析與描寫，是極有見地的。

除開志利安以外，『紅與黑』一書中另一寫得成功的人物是雷拉爾夫人。這是一個雖然欠缺很高的教養，但却出身名門，並且生性溫柔、賢淑、怯懦、而又樸實的女人。她具有成為賢母的一切條件，如果沒有志利安闖入她的生活，她確乎始終會是一位賢妻良母。作者告訴我們：

「她有着一種落落大方的容顏，和在巴黎人眼裡看來顯得年輕的舉止，這種非常質樸和活潑的天真的風韻，甚至能夠使人發生溫柔的肉感的念頭。如果雷拉爾夫人知道了這一類的成功，她會深以為恥的。她心裡從來不曾有過冶容、矯飾的念頭。據說瀾綽的貧民收容所所長瓦烈洛先生曾經追求過她，但沒有成功，這事便使得她的貞操發生特殊的光彩……」『這是一個胸懷淡泊的女人，她甚至從來不敢把自己抬高批判她的丈夫，並承認他使她厭倦的地位。她以為夫婦裡面再沒有什麼更加甜蜜的關係。她遇到雷拉爾先生

和她談論對於孩子們的計劃時，便更加愛他。……」

像這樣一個絕對不能說是輕薄淫蕩的女人，怎會成爲年齡比自己少了十歲、出身木工的青年的情婦呢？這是由於她對這天資高卓而出身貧困的青年的深刻的『同情心』（la Sympathie）。她這種同情心是從志利安第一天到她家裡上任去做家庭教師立刻開始的：

當雷拉爾夫人挾着沒有男子瞧見時的那種天生的活潑與優美，走出那朝着花園的客廳的玻璃門時，她看到入口的門邊，有着一個幾乎還是小孩的青年農夫的非常蒼白而且剛剛哭過的臉孔。他身上穿着白色的襯衫，臂下挾着一件非常清潔的紫色綢布的短衣。

這小小的農人臉色是那樣的白，眼睛是那樣的溫柔，以至稍稍有點小說趣味的雷拉爾夫人，起初竟以爲這也許是一個跑來對市長先生有所請求的喬裝的少女。她對於這停在入口的門前，顯然不敢舉起手來按鈴的可憐的人兒發生了不忍。雷拉爾夫人暫時忘了因為家庭教師要來所起的悲痛，走了近去。向門立着的志利安，不曾看見她到來。當他聽到一種溫柔的聲音就在他的耳邊響着時，他不禁顫慄了一下。

『您站在這裡有什麼事情呢，我的孩子？』

志利安連忙轉過身來，因為受了雷拉爾夫人的那樣充滿好意的眼光感動，他忘了一部分怯懦。隨後，因為驚詫着她的美麗，他什麼都忘記了，甚至連他來此的目光都忘記了。雷拉爾夫人重複着她的問話。

『我是來作家庭教師的，夫人，』他終於說了，對於自己儘力拭去的眼淚感着深深的羞愧。

雷拉爾夫人簡直呆了；他們面對面地隔得非常的近。志利安從來不曾看到一個穿得這樣漂亮的人物，尤其是一個帶着溫柔的神情和他說話的，有着那樣艷麗的臉色的女人。雷拉爾夫人凝視着那停在起初那樣蒼白而現在那樣紅暈的這青年農夫的雙頰上的大顆的眼淚。一會兒，她便帶着一個少女所有的狂喜，哈哈地笑了起來；她嘲笑她自己，並且簡直不能相信自己所有的幸福。怎的，這便是她想像成一個骯髒而又醜

樣的、要來叱責並鞭打她的孩子們的神父！

從以上的引文看來，雷拉爾夫人對志利安的同情心是因為他有着『非常蒼白而且剛剛哭過的臉孔』而發生的，是因為他那『停在入口的門前，顯然不敢舉起手來按鈴』的可憐的姿態而發生的，同時也是因為看到『那停在起初那樣蒼白而現在那樣紅暈的這青年農夫的雙頰上的大顆的眼淚』而發生的。這樣的同情心乃是一位富家太太對於一個境況貧苦的農夫的同情心，乃是一位年長的婦人對於一個可以將對方稱爲『我的孩子』的青年的同情心，這是極端純潔而又微含母愛的同情心。但同情心是含有憐憫和喜愛等等成分的，有了這種同情心，她自然對他極易發生好感，並且能够和這加入她家中來的青年教師融洽相處了。更何況志利安不久便在學問、人品、言談、舉止各方面顯得和她日常接觸的那些有錢人迥不相同呢？

許多年來，雷拉爾夫人雖不得不和這些有錢人一塊生活，但他們的氣味還是和她不相投合。

這便是青年農人志利安所以成功的原因。她在對這高貴而又驕傲的靈魂的同情中，得着幾許溫柔的，充滿着新奇魅力的喜悅。雷拉爾夫人不久便原諒了他那反使他添上一種風致的極端的無智，和她竟得給他矯正的粗野的舉止。她覺得即使當他說着最普通的事情，即使當他說着一隻可憐的狗，在橫過街路時，被一個農夫的急行的車輛壓壞了的一類事情，也有一聽的價值。這狗的痛苦的光景使得她的丈夫哈哈大笑時，她却瞧見志利安的美麗的、生得那麼好的黑色眉毛皺縮起來。她漸漸地覺得寬宏、高潔、仁慈等等，祇存在於這青年教士身上。她對他一人抱着滿腔的同情，甚至還有這類美德在那些生來善良的心中所引起的嘆賞。

一個女子對於一個男子有了『同情心』之後，而又加上『歎賞』(admiration)，即使她的年